

洪子诚

超越文本分析的视野

——读洪子诚《阅读经验》 □黄文倩

讨论作家的艺术个性、感性生活、小说的风格、流派,甚至艺术境界等关系;而当90年代追求“文学”的主体性已蔚为学术时尚的“主流”后,洪先生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着重处理非个人意义的文学生产与机制,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洪先生研究视野与方法的“错位”,不如说是他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实践文学与学术自由、多元及特殊性的一种辩证方式。

当然,在文学研究的个案上,洪先生确实比较欣赏主流中的边缘、大叙事中的例外、集体中相对独立的作家与作品。那些带有悖论、矛盾意义的历史主体,似乎总能召唤看似严肃的洪先生的慧目光。因此,许多学者便认为,洪先生在自由主义跟左翼的立场上偏向自由主义,在“文学”与政治(或广义的社会实践)上,选择了“文学”。然而,这样的划分与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方式,恰恰是洪先生一生自觉要克服与打破的——无论从研究对象与教学工作的事实上,洪先生都更为重视左翼作家与文本。在《阅读经验》中所收录的答李雷(回答六个问题)中,他说:“我的重点是讨论‘左翼’(‘革命’)文学和文学家的内在矛盾,自身存在的悖谬性因素;在一个理想化的‘完整世界’的追求中,对‘纯粹’、‘绝对’的无止境的强调。不断对‘不纯’的因素的剥离,结果是‘革命文学’失去血肉,成为空壳。而在《答李云雷先生问》的类似追问时,洪先生更明白地澄清:‘我觉得‘自由主义作家’在当代的命运,他们遇到的矛盾和做出的反应,相对起来较为清楚,而不同的左翼作家的当代命运就复杂得多,那种各个层面的‘悖论’情境,值得做更深入的探究’。这种细致地剥去中国当代作家相对特质的善意与耐心,拒绝简单地坐在某种主义与立场的姿态及愿望,每每也给他带来研究、备课和演讲上的麻烦,所以即使已过“随心所欲”之年,洪先生还是常调侃自身缺乏灵性,自认跟不上新形势与作品,时而还战战兢兢地露出腼腆的苦笑。

洪先生也常在课堂间作“自我批评”。他“自我批评”最多的一个问题,似乎总觉得自己研究视野过于狭窄,他常举钱理群等先生为例,认为他们所选择的鲁迅等研究对象,才恰恰体现了学者的能力与品位,言下之意,自己仅仅处理“中国当代文学”,格局和趣味实在有待加强。洪先生这种念头自然是谦逊,姑且不说他上课时,如何错综复杂地联系当代文学的各式渊源,如何贯穿当代文学跟现代文学、社会主义传统、革命与现代化、民族国家、甚至知识分子转型等纵横关系,他对一些非中国当代文学的参照批评,也相当可观。例如,晚近以“我的阅读史”系列,发表在大陆期刊,后收在大陆版的《我的阅读史》与《阅读经验》中对契诃夫以及帕斯捷尔纳克《日瓦哥医生》的点评与延伸,便有极多精彩且睿智的文学见解。王晓明近日在接受专访时曾间接提及——他认为俄罗斯文学深受东正教的影响,视野比中国现代文学更大,如果这个说法可以成立,那么洪先生对俄罗斯文学细致化的接受与品评,或许更能看出他作为一流批评家的才能与深度。

在“怀疑”的智慧与文体:契诃夫》中,洪先生以难得的抒情笔调,描述了他从上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的契诃夫“阅读史”。从早年欣赏的“对细节关注”、“害怕夸张,拒绝说教,避免含混和矫揉造作,以真实、单纯、细致但柔韧的描述来揭示生活、情感的复杂性的艺术”,到后来,透过契诃夫,扩充了对庸俗与慵懒、沟通与隔膜、对劳动价值、剥削性质及跟人的精神、创造力的压抑的综合理解,这些视野远远超过分析文学本身,尤有甚者,洪先生对契诃夫“怀疑的智慧”的分析也令我印象深刻,这段话相当有意思:

他暴露事情的多面性……思想捕捉各种经验与对象,而未有将它们融入或排斥于某种始终不变、无所不包的一元认识之中……他为此越来越被清晰化,日渐趋向简单的世界,开拓小块的“灰色地带”,并把这一“灰色”确立为一种美感形式。这种思维方式和美感形态,其独特性和弱点、弊端,都同样显而易见。而且,说真的,这个具有“怀疑的智慧”的人,从根本上说也不是一个可以亲近的人。

这已经不只是对契诃夫及其文学作“中性”的分析了,在洪先生否定辩证的叙述话语里,我们能够直觉体会到契诃夫关键特质的掌握,同时,也不因契诃夫已是今日文学史上的大家,就省略对契诃夫作品和人格弱点的暗示。

洪先生谈《日瓦哥医生》(台译:齐瓦哥医生),也是我私人喜爱的一篇文章。他认为此作最大的特质之一,是尽管作者将主人公的生命跟俄国革命的各阶段历史联系起来,但此作并没有“让丰富的生存之谜,隐没、消失在‘政治的确定性’之后”,而什么是丰富的生存之谜呢?其中之一,洪先生认为应该包括对俄罗斯壮阔的大自然的融入,他说:“大自然对他们来说,不是外在的被征服、待欣赏的对象……他们的生命融合在里面,由此形成有关生活、爱情、死亡、苦难、幸福的观念……生活有很多面向,有许多我们所不了解的谜。”对人类渺小的谦逊自知,对大自然与神秘世界的好奇与敬意,跟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响应弱势者的革命、社会与政治解放,其实并不矛盾吧?

回到“中国当代文学”,洪先生始终对这门学科的方法论有极自觉的推进与反省。在跟吴晓东对话的文章《提问吴晓东:和他的回答》里,洪先生提出学界近年过度高喊研究的“历史化”或“语境化”的问题,尽管它是企图纠正过去数十年来,粗糙地理论先行的诠释限制,但是,洪先生更敏感地发现,过于强调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而忽视“本质化”的深度,也更容易陷入历史的“抽象化”,甚至迷失在历史材料中,导致淹没与遮蔽了应该有的问题意识与独特诉求。而在讨论可分析性与好作品的关系时,吴晓东的回应也值得深思,吴晓东说:“具有‘可分析性’的文本往往是研究者更喜欢的文本,但却不必然就是‘好作品’……我认为当前的文学研究的危机之一就是审美判断的能力日渐匮乏……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具备一定的审美判断力也同样应该是职业伦理的体现。当然对审美和艺术性的关注也要警惕美学专制主义”。这样有不同阶段针对性的具体反省,大概也只有双方在均有善意,且对此学科有高度责任感的学人,才能相互促成与推进吧。

我做台湾文学研究已有很多年,研究甲午战争以来的台湾文学,需要了解所涉及的背景,找到准确的切入角度。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于台湾的影响,是再多的言语也难以道尽。因此,研究台湾文学迎面而来的首先是“殖民”和“认同”的问题。“殖民”是甲午战争的直接后果,“认同”却呈现极为复杂的状况,文学有幸成为其主要记录者和表征者。近年来所谓“日本统治带给台湾现代化”及其背后“日本统治比中国好”的潜/显台词,在台湾几乎成为不证自明的流行论调,但两个甲子间众多作家的白纸黑字,昭昭揭露和控诉着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加害,说明上述论调乃有人蓄意建构起来的不实之论。“认同”问题也成为当前台湾所有风雨的总根源。

台湾光复后,两岸社会和文坛都迅速同构化,但1947年发生的不幸事件成为继乙未割台之后“台湾悲情”的又一源头。一般认为1949年后因“白色恐怖”,台湾文坛断绝了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联系;我却以为,中国新文学的某些思潮脉络(如现代主义、“自由派”、“三民主义文艺”乃至批判现实主义等)在当代大陆文坛其势不彰,或断续不整,在台湾却延续下来甚至有较大发展,只有将这种文学思潮纳入中国新文学史的书写中,才能使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和经历得以全面、完整地呈现。

台湾作家陈映真曾在《后街》中写道,没有指导思想而进行创作,对他是不可思议的。笔者以为,单纯艺术技巧的经营固然也可成为好作品,但这样的例子毕竟很少,文学史上留存下来的大量优秀作品,绝大部分都以丰沛的思想和情感给读者以启迪和感动,思想性正是台湾文学创作的厚重部分。

在台湾文学的谱系中,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汉族内部的闽南、客家、外省人等“族群”创作的各自特色是相互关联的,台湾地域文化与整个中华文化之间也存在部分与整体、个性与共性、支流与本源的辩证关系。除讨论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和弘扬外,也需反过来强调“台湾文学”以其别具特色的创作经验和思想成果丰富了中国文学,并认为台湾文学的特殊价值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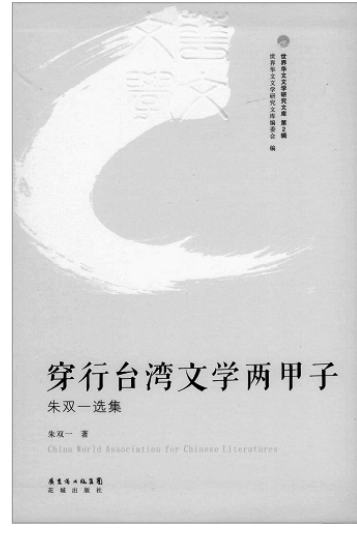
近30年的厮守,台湾文学研究对我而言已非仅是“职业”而更是“志业”,这不仅因为我从中得到了研究和发现的乐趣,还因为它也是我爱感动、受教育从而完善自我人格的过程。10多年前在《我和台湾文学研究结缘》一文中,我曾回顾了所受已故台湾戏剧家姚一苇、李映斋夫妇人格的熏陶,写道:“与姚一苇夫妇的交往,是我与台湾作家交往中,受到最深刻教育的一次。在这一过程中,与其说我发掘了一点姚一苇先生早年文学活动的资料,不如说自己的收获更大——它加深了我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对台湾文学研究工作的热爱。”这样的感触萦绕在心,至今没有丝毫的改变。

在我此后10多年的台湾文学研究中,仍不断有新的收获,其萃萃大者,也许在于文学观念的本身。其实作家、评论家依其文学观基本上可分为两大派。一派认为最重要的是“为谁写”和“写什么”,偏重于文学的思想性,强调文学应与时代、社会、现实乃至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另一派则认为“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偏重于艺术技巧的经营,强调文学应描写普世价值、永恒人性,力求远离政治意识形态。两种观念既相互矛盾对立,也可相互包容互补,如白先勇和陈映真的“不同而和”是一显例。我这一代学者,由于是在“拨乱反正”的时代氛围中接受文学教育,大多建立了文学有其独立的审美价值的理念。然而接触越多的百年来自中国文学(含台湾文学)的第一手资料,越发现绝大部分作家异口同声强调的是应积极面向人生,参与现实社会的政治斗争,为崇高的理想战斗,才能创造出不朽的作品(吕英涛)。两种文学观不必“你死我活”,但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写什么”的比强调“怎么写”的多得多,我们如要还原历史真相,这一点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这就提示了研究中“语境”意识的重要,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常说的要历史地、具体地、辩证地看问题。对于任何研究对象,都要放到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中考察,才能有正确的理解,切忌用此时的感受、认知和观念,或某种所谓“普世”、“永恒”的标准来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横加臧否。在阅读和研究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世界上并没有或很少有“普世”价值这种东西,或者说没有或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有一切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如西方式一人一票的“民主”,在中产阶级已成为社会主体,各方利益平衡已基本固定的国度,作为一种“游戏”玩一玩并无大碍,但在大多数人还有衣食之虞,各种民族的、宗教的、阶级的利益冲突还很激烈的地方,强行推行很容易造成社会的大规模动乱——由此我才理解,为何诸如文学“与抗战无关”之类说法,其文论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的实际意思,现在看来颇符合当今文坛的主流认知,但在抗日烽火连天、战士浴血奋战,诗人们正用手中的笔写粗糙的怒吼式的抗战诗句的当时,却遭到人们普遍的唾弃;也才理解胡风为何批评林语堂忘记了在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人们中间提倡闲适、赞美个性是怎样一个绝大的“幽默”,钟理和也在其日记中称林语堂是看到有人上吊他却说是在荡秋千。张爱玲也有类似情况。承平时代、衣食无忧、不无小资情调的我们也许会很喜欢张爱玲重在人性描写的作品,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们却大多更喜欢鲁迅而不是张爱玲。此外,对于“左派”、“右派”的定义和观感,两岸也有很大区别,甚至截然相反。因此,回到对象所在的具体语境中,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接近对象的世界,才能得出较准确的结论,也才不会产生诸如指责日据时期台湾作家描写贫穷苦难的作品缺乏“美”的品格之类的偏颇。这不能不说是我研究台湾文学,特别是阅读陈映真等作家作品所得到的自己思想上的最大收获了。

认同·思想·语境

□朱双一



朱双一选集

洪子诚先生是当代文学与文学史研究的大家,出生于广东揭阳,1961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接着任教直到2002年退休。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洪先生以其含蓄低调的治学品格,逐步将积累的史料视野、历史经验与文学感性形诸文字,重要代表作包括:《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本)《我的阅读史》等。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八卷本《洪子诚学术作品集》,赋予洪先生迟来的、实至名归的荣誉与学术地位。

洪先生曾三度受邀至台湾讲学:2009年在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客座,2013年在交通大学社文所客座,2014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客座,在台期间,他常不辞辛劳,应允赴各大学演讲,目前在台湾专攻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青年学者,大概很少没旁听过洪先生的课的,也因此,台湾对洪先生并不陌生。然而,或许是洪先生过于谨慎,他的书一直到近年才正式有繁体中文版,例如他的学术代表作之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2008年才由台北秀威出版公司分成上、下两集出版,而《阅读经验》(2015)则是洪先生应台北人间出版社吕正惠先生的邀请,为台湾读者亲自编选的第一本台版文学评论集,主要选录他在北大中文系退休后至今的最新读书、研究、讲学间的“阅读经验”,当中有一些篇章,甚至尚未收录在大陆的专著中。

洪先生不喜重复、尊重独创性,包容差异性的治学品格与性格,大概从早年就已经奠定。这或许也体现在他一生的研究取材、评价的视野与方法,甚至跟大陆“主流”学界所保持的距离上。他深深理解道德评价的抽象危险,重视实事求是地回到历史语境与高密度的史料联系,然而,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对象、史料来进行问题的讨论,不只考验着文学史家的才、学、识,更是回应与重构当时历史现场的一种文学、甚至政治价值的决断。在上世纪80年代中还高举文学启蒙的功能下,洪先生出版的第一本书《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花了非常多篇幅来

■动态

第二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台湾举行

应台湾妇女写作协会的邀请,由厦门市作家协会组织、以厦门市作协主席林丹娅为团长的大陆作家交流团于2014年12月16日至22日赴台湾,参加第二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暨两岸女性文学发展交流研讨会。此届笔会由厦门市作家协会和台湾妇女写作协会主办,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岸文学发展和交流,特别是就两岸女性文学发展进行深度论述与对话。来自海峡两岸近50位作家、学者参加会议。

会上,林丹娅代表大陆作家向台北教育大学赠送舒婷文集。研讨会以论文发表人发言、特约讨论与开放讨论等形式展开,两岸作家林丹娅、杨际岚、吴尔芬、夏炜、夏敏、王茹、李蔚超等作了开放时段的发言。之后,两岸作家还举行了题为“女性文学在两岸”的圆桌论坛,由台湾文讯杂志社社长丰德屏主持。

与会学者表示,持续举办海峡两岸

文学笔会,为两岸作家、学者提供了交流沟通的机会,有利于推动两岸文学的发展研究。台湾作家洪淑琴以自己研究的民俗学为例指出,民俗学强调在地的田野调查,由于各种原因,台湾作家对大陆了解有限,同样大陆作家对台湾也不太了解。有了笔会沟通渠道,可以增进两地了解,并通过研究各自近况,拓宽视野,对推动两岸民俗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两岸文学笔会规模的壮大,为两岸学者提供了更为多样化、高效率的交流互动。台湾作家洪淑琴和李昂表示,希望能有一对一深度的交流机会,两岸作家一起深入生活,一起采风,从生活、创作等方面了解该作家的创作环境,学习其精华。同时,作家们还希望加强作品文本讨论。台湾作家蔡素芬认为,阅读作品是两岸文学交流最根本的活动,建议两岸作家多做作品讨论会,对两岸作家及其作品作深度解读,真正达到获取讯息、促进创作的作用。

(华文)



台湾艺术家王清霖画作品

中国故事 路在脚下……郝敬堂
 文脉中国 公心谱……孟凡金
 哈尼梯田……廖奔
 记忆 罗中立和他的中外朋友……雁宁
 观察 反映时代真实 讲好中国故事——2014年中国报告文学综述……李朝全
 回声 一曲公安民警及武警消防官兵的颂歌——长篇报告文学《泣血长城》研讨会综述……李蔚超
 封二 第七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颁奖典礼举行
 封三 首届《中国作家》舟山群岛新区杯短篇小说奖颁奖仪式

文学版国内邮发代号:2-545 定价:¥15.00元
 纪实版国内邮发代号:80-526 定价:¥15.00元
 影视版国内邮发代号:2-653 定价:¥15.00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9层 邮编:100125

2015年第1期 总第438期 目录

本刊推荐
 朴八段(小说)……阿成
 拥抱纯洁的生活——读小说《朴八段》……周海波

小说主页
 父亲的路……武歆
 破晓记忆……邱振刚
 人情……俞梁波
 山中的糖果……邓安庆

美文视线
 草原藏香……王宗仁
 黄昏走过会美街……刘岩
 像天使一样……赵宇
 冬雪……苏雪依

世家随笔
 遵从生命的真相……高伟
 瀚海汪洋……崔广顺
 “笨拙”的劳动……钟倩

海鸥诗韵
 尤克利的诗……尤克利
 海岸线……李林芳
 青海色调……郭建强
 嫣然……夏海涛
 过去是虚拟的……鲁丹
 汉字意象……喻子涵
 远山……郭召磊
 一个人的古镇……陈顺

文坛纵横
 金又新的往事我来说
 口述:汪洋
 师与友:与一个人有关……姜言博
 琴屿撰文
 半块月饼……李明珠
 我的金陵,我的秦淮河
 渔光曲……周惠业
 十八碗米饭一盆汤……陈怡霖

地址:青岛市信号山路25号,邮编:266003,电话:0532-82797086
 E-mail:qdxw24-21@tom.com
 国外发行代号:M484,国内邮发代号:24-21

开篇 新年寄语……谭仲池
 新锐 主持语……谢有顺 李德南
 假面游戏(短篇小说)……毕亮
 物化时代的精神变形……张玲玲
 毕亮小说简论……项静
 现场 山水情意(组诗)……李少君
 自然对于当代诗歌的意义(创作谈)……李少君
 消逝小引——读李少君近作……张光昕
 小说 野蛮生长(中篇小说)……杨道
 我从山中来(中篇小说)……邱振刚
 疑惑(中篇小说)……田友国
 漫笔 旧人照……胡竹峰
 乡村照相簿……指尖
 蛇群出没的村庄……秦羽墨
 艺苑 书学探微……沈铿

社长:谭仲池,主编:江学恭,执行主编:王滨海。主办:湖南文联。邮购地址:410001长沙市八一路227号。电话:0731-84582637,邮发代号42-31。半月刊,全年价312.00元。

中国叙事
 世事如常(长篇小说)……罗伟章
 婚宴(短篇小说)……丁晨
 绝对意外(中篇小说)……阿北
 中国文存
 “故事”与“事故”纠结缠绕写作困局(特邀主持语)……张育仁
 一种清凉的声响……夏榆
 巴勒斯坦短信……张承志
 语言、身体与社会……耿占春
 中国诗集·2015
 形式是诗人存在的任务之一……波佩
 非可诗集……菲非
 生活消失了诗还存在吗……菲非
 读菲非,回忆第三代……唐云
 叶春诗集……叶春
 诗、绘画和雕塑……叶春
 绘画感雕塑感的交融与返璞归真的语言……王文娟
 夏天诗集……夏天
 诗歌是一种说话方式……夏天
 夏天诗歌中的“自我”构建……王维
 文学如何关怀儿童(主持人语)……李怡
 “朝花”而“夕拾”中欢欣与悲怆相交织的童心之歌……王永祥
 成长之重——从《北极村童话》说起……陶永莉

2015年第二期要目 总第203期
 主编:刘阳
 副主编:欧阳斌 蒲卫平

邮发代号:78-2。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52号,邮编:400015。电话:023-63898757。投稿邮箱:hyzz2009@163.com。